



播音丛书

播音创作漫谈

3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

PDG

前　　言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台工作会议后，广播战线的同志正在为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指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台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播音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正在不断地改革、提高和创新，受到广大听（观）众的欢迎。

播音工作是整个广播电视台宣传的重要一环，播音质量优劣直接影响宣传效果。因此，加强播音员的基本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是党和人民宣传事业的需要。目前，广大播音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播音员，如饥似渴地学习，迫切需要专业知识，努力提高播音质量，这种现象十分感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选编了这本小册子。

本书共选收十四篇文章。其中未发表过的新作六篇（有教授齐越、著名播音员夏青、李越、刘佳、王顺元等的文章），从近年《学报》中挑选出来质量较高的八篇（有副教授徐恒、张颂，著名播音员关山、李娟等的文章），在这次发表前作者都作了修改补充。

本书的内容，有齐越同志谈他的播音业务观点，夏青同志谈他播新闻的经验，还有文体表达、吐字发声训练、基础理论等栏目。

我们这样选编是否适合读者的需要，~~希望得到大家的鉴定~~。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DM138 / 15
目 录

前 言

- 我的播音业务观点 齐 越 (1)
新闻播音的两个问题 夏 青 (7)

文 体 表 达

逻辑、形象并重，多发有声之情

- 播音表达小议 关 山 (12)
浅谈三种新闻性文体播音的特点 李 越 (30)
试谈电视纪录片的解说 刘 佳 (38)
文艺播音 高蕴瑛 (53)
评论播音 邱志军 (79)
对话播音 陈雅丽 (95)
播读数字要注重表达准确 曹淑和 (110)

吐 字
发 声

- 播音发声基础训练 徐 恒 (115)
播音发声的共鸣 王璐 白龙 (133)

基

础

理

论

- 浅谈播音中的情、声、气的关系 张 颂 (160)
电视播音员的形象探讨和语言特点 李 娟 (172)
试论播音工作中的思维方式 王顺元 (211)

我的播音业务观点

齐 越

(一) 播音员依据稿件，通过广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他首先是党的宣传员、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气质和政治敏感；宣传要别人做到的，自己要努力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决不能说的是“一束花”，做的是“豆腐渣”。其次，他也是语言艺术工作者，必须熟练地掌握有声语言的表达手段，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人民广播是党和政府得心应手的有力助手，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知心朋友。党和人民赋予我在话筒前工作的权利，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文如其文，言为心声，话筒好象一面镜子，能照见一个人的心灵。话筒前播音的好坏，影响所及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党和国家的威信。每次播音，都要从零开始，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力求高质量播出。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想每次播音都达到高质量，不仅要分秒必争地认真备稿，还要把功夫用在稿件之外。平时勤学苦练，战时才能得心应手。缺什么，学什么；短什么，练什么。没有日常的艰苦积累，就没有播音创作中的自由翱翔。

我进行播音创作的总的原则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

立场上，从稿件的内容和形式出发，从当前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稿件进行具体分析；从对稿件的深刻理解和真实感受中产生积极的播讲愿望，引发出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的态度、感情，贯穿于全篇播音。同时，运用有声语言的表达技巧十分贴切地表情达意，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稿件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力求贯穿党的宣传员的态度、感情来运用语言技巧，尽可能准确地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达到情、意、声的和谐统一，收到应有的宣传效果。

（二）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是人民新闻广播的传统。这个传统体现在播音中就是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情声并茂。我认为，构成人民广播播音风格的主要因素就是这种鲜明的无产阶级感情。丢掉了它，播音就失去了战斗力。

有人说：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还有什么“爱憎分明”？请问：难道只有敌我问题才表达憎爱感情吗？当前，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随之侵入。广播作为传播信息最敏锐的手段，担负着用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引导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难道在播音中可以没有“爱憎分明”吗？我认为，时代不同，爱憎内容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但只要社会上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现象存在，就有是非、爱憎的态度、感情的表述。

播音员的感情由稿件内容决定，受理智支配，受党性和党的政策制约。感情的表达要符合政策分寸，想党所想，急党所急；爱人民所爱，憎人民所憎，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代替

党的政策，要时刻不忘党的宣传员身份。

总结经验，要肃清播音中感情表达方面“左”的和“右”的影响：

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播出“指导性”，板起面孔教训人；

战斗性和抒情性对立起来，不喊不革命，把那种不合乎生活逻辑的高调门当做“战斗的革命激情”；

强加于人的浮夸、虚假的“热情”，贴标签式地用声音制造“感情”，装腔作势；

无动于衷、刻板、冷漠，千篇一律。

“在改进播音方法上，首先是播音‘感情化’；其次是播音‘礼貌化’；第三，播音‘文娱化’；第四，播音‘群众化’。”

我同意西藏听众黄剑一九八〇年九月给中央台播音部来信中提出的以上意见。

(三)既从稿件内容和形式出发，又从当前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稿件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动于衷，有的放矢。有的人对自己感兴趣的稿件播得津津有味，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稿件播得平平淡淡，说是“没有灵感”，“只能听其自然”。这是从自己对稿件的好恶、凭个人兴趣出发做党的宣传工作。他不了解“以人民的喜爱为标准，这也是战斗性问题。”(《周恩来论文艺》184页)从听众的地位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不感兴趣，听众可感兴趣；自己不喜欢，听众可喜欢。坚持从听众的需要出发，从“假设我是听众”出发，时时刻刻为听众着想，以听众的热情，激发自己的情绪；坚持从稿件的内容和形式出发，具体稿件具体分析，通过紧张和艰苦的思维活动，才

能引发出对每篇稿件积极的强烈的播讲愿望和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这是可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政治敏锐性也好，创作灵感也好，播音激情也好，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所谓单纯直觉产生的，而是来自刻苦的学习和实践，是在生活实践和业务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紧张的思维活动的产物。

(四)从稿件的内容和形式出发，就是说既要分析稿件的内容，又要研究稿件的形式。每篇稿件，每个节目，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我们既要掌握它的内容，也要掌握它的形式，这样才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方法，而恰如其分的表达方法又反过来帮助我们准确传达稿件的思想内容。

(五)既要表情，又要达意，播任何稿件都要求表情达意，二者不可分割。要在达意的基础上表情，意中有情；在表情中明意，情中有意，达到情真意切，情意浑然一体。因此，我主张无论播什么稿件都要同时运用两种思维方式，不能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

(六)准确，鲜明，生动，“第一是准确，第二还是准确，第三是鲜明，第四是生动”，作家李准谈到写作语言表达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在播音语言表达方面也应当把“准确”强调到这种程度。在播音中，只有理解准确，感受准确，才能表达准确，鲜明；在准确、鲜明的基础上力求生动，这样的生动才会充满活力，不是空空洞洞为生动而生动。

(七)播音员的语言技巧是表达稿件思想感情的唯一手段，受稿件内容、形式、播讲对象的严格制约。没有内在依据的滥用技巧或卖弄技巧，都会招致矫揉造作。播音员不应追求表现个人的风格和技巧，而应当以有声语言艺术去创造

性地体现作者或作品的风格，准确地恰如其分地表达文章的思想感情。在播音中，我力求达到运用技巧而不露雕琢痕迹，情真意切和准确表达的和谐统一，稿件内容、形式和尽可能贴切的语言技巧的和谐统一。

播读真人真事的稿件，我一般不采用戏剧化的夸张、评书式的渲染手法，以免破坏和谐统一的基调，削弱真实感人的力量。

(八)无论播新闻性稿件，还是朗诵文学作品，对于其中的人物语言，我向来不采用扮演手法。我是以播音员的身份去讲述人物（或描绘人物）。扮演人物和讲述人物的区别是：扮演人物要和演戏一样，改变自己的音色去模仿人物的腔调，即所谓“语言造型”；而讲述人物是根据自己对人物形象的正确态度，从语势上强调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必用人物独特的嗓音说话。我认为，播音中扮演人物，从一种音色变到另一种音色，只会把文章搞得五光十色，支离破碎，使全篇失掉统一的中心，失掉表情达意连贯、和谐的感人力

量。

播音员不必象演员那样再体现人物形象，并不是说不需要分析研究人物形象。播音员只有深入研究人物形象，努力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准确表明对人物的态度，揭示出这一人物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从而创造出生动感人的形象。

(九)我把想象和联想当做播音创作的一种手段，用它引发感情。运用想象、联想引发感情的过程是：在对稿件内容准确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想象、联想去体验作者和作品中人物、事件表述的思想感情，产生内心的真实感受，引发出相应的态度、感情，从而加深对稿件的理解，深化感情。而

思想感情的深化又可以使想象、联想活动更加活跃，形象更加鲜明。我认为，没有想象和联想在思维中展开，就不可能唤起特定的态度、感情。

(十) 模仿不是创造。我反对机械模仿别人的嗓音。满足模仿意味着表现手法的贫乏，是停滞，而不是前进。模仿得再好，也不过是“象某某人的声音”而已。我们要想从别人的播音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实践，就要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把别人多年积累的经验学到手，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检验，然后掌握它、发展它，使之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而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我的播音三戒：一戒卖弄技巧，自我表现；

二戒随心所欲，听其自然；

三戒以声造“情”，虚情假意。

新闻播音的两个问题

夏 青

广院学报约我写篇谈新闻播音的文章，今年春天出版的《话筒前的工作》已经选编了我的《新闻播音刍议》，我就不再去重复谈了。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继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个是如何继承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

—

前些天，许多同志在《业务自传》里读到老一辈播音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深刻教育和影响。有的年轻同志感到不解，发出疑问：“×××、×××等老同志在建国初期播了多久？能有多大影响？”这引起了我的深思，且不说在我们广播史上记录着毛主席要求“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我们的老一辈播音员以他们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圆满地完成了播音任务，当工作中发生一点差错时，他们也总是自觉地进行严肃认真的检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们的纪律废弛了，光荣的传统中断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不光是年轻同志不了解过去的好传统，包括一些老同志也说“播错了有什么关係，重复改正一下就是了，外国播音员有时也播错，说句对不起就过去

• • •

了”。我觉得，如何继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传统作风，确保新闻广播的事实的准确性，无论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是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在这篇文章的前面，邓小平同志还多次谈到要“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播音工作处在广播宣传的最后一环，全部稿件的思想内容、精神实质、分寸火候，都要求通过播音员的有声语言、语气语调，准确地传达给听众，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万万不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克服“严肃有余，亲切不足”的缺点的时候，似乎又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严肃”就是不好的。我觉得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所要克服的是严肃有余。过去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板起面孔训人，拒人千里，有的听众指着收音机说“花钱买了个爹！”这自然是不好的，应该使广播成为听众所喜闻乐听的知心朋友。然而，我们的广播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领导的新闻机关，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在国内外，是郑重的、严

肃的，是有原则的，是负责任的，说话算数的。从这点来说，我们的广播应该保持和体现出应有的庄重和严肃，任何自由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轻浮的工作作风都是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格格不入的，是我们的宣传纪律所不容许的。

二

如何继承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生动活泼是我们的文风，在战争年代，毛主席表扬过我们的播音员，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建国初期，在抗美援朝期间，一位志愿军战士写信给中央台播音员说：“为什么我要写信给你们呢，正如很多同志已经告诉过你们的一样，就是：因为祖国的广播——你们的劳动，曾经鼓舞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安慰了我们；我们曾经从你们的声音里得到力量，得到启示，得到温暖。”“几年来，你们的声音没有变，老是那么坚定，热情，充满信心和希望，但是，劳动人民的每一成就，都给你们的广播增添了新的内容，你们终于喊出了祖国人民战斗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是多少年来的希望，多少人的梦想啊，你看，伟大的中国人民要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开步走了。我们从首长到战士，都齐声高喊：‘前进吧，祖国’。”“几年来你们胜利的掌握和运用了‘无线电广播’这一重要的武器。你们辛勤的劳动着，英勇的战斗着。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宣传中国人民的胜利，歌颂战斗英雄，歌颂劳动模范，驳斥敌人的无耻宣传，揭穿敌人的阴谋

诡计，不断的传播着祖国人民生产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鼓舞了又教育了大步前进着的人民，特别是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亲切与温暖，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感激呢？我们多么愿意见见你们，握握手，说一声‘谢谢你们呵！’”应当说，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在建国初期也是起到了激励、鼓舞、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的巨大作用的。问题发生在五八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革命”，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假、大、空造成播音上的“高空喊”，严重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些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认真记取。然而我们不应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追求纯客观地报告新闻，不表示任何感情态度，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但是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例如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犯罪团伙的斗争，就包含着阶级斗争。而在这样的斗争中必须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广东台记者、模范共产党员安珂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不是站在一旁去对生活冷眼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是一个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战士，在日常工作中，用他的笔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一宗盗窃行凶案发生的时刻，他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以至献出他年轻的生命。难道我们在报道安珂这一英勇斗争事迹的时候，可以没有立场、感情、态度，无动于衷地去作纯客观报道吗？客观事物对于我们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意义的，我们对于这些事物也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态度，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我们的编辑在编排一次节目的时候，能够没有立场和感情态度地作纯客观的报道吗？播音员在话筒前所使用的有声

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语言，对于听者来说，除了理解这些言语所表达的意义，还从播音的语调中蕴含着的情感态度来理解这一事物。应该说，播音员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在播音中感动听众。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的现代化工具。要发挥教育、鼓舞的作用，处在直接和听众见面一环的播音员必须首先受到教育、鼓舞，继承和发扬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才能在四化建设中成为听众喜闻乐听的知心朋友。

逻辑、形象并重 多发有情之声

——播音表达小议

关 山

广播电台播音部门每天要接受编辑部门发来的大量稿件，从早到晚，新闻、教育、知识性、文艺类各种各样的稿件纷至沓来。在播音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播音员对稿凝睇，冥思苦索；一些播音员又圈圈点点，朗读有声，功夫可谓下得不小，然而播出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原因何在？于是有人讲：你太重逻辑分析，播得干巴巴！有人说：你偏爱形象思维，花哩胡哨……如此各执己见，使人莫衷一是。

究竟如何才能提高播音质量，我个人很难下断语，因为从理解到表达，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但从我二十六、七年接触广大听众的反映中可以总结到这样一条：群众是欢迎有情之声的。我所结识的一些广播爱好者，每每谈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播音，常常这样讲：“他那个节目播得好，有感情，真带劲！”“她播得感情深，我听着都落泪了……”“那个节目我印象特别深，稿子写得好，播音员播得真实，有感情，很亲切，那人物简直都播活了……。”

有鉴于此，在这里，我愿针对“如何提高播音质量”这一大家所关心的议题，探讨一下多发有情之声的问题，与同

志们，特别是与各兄弟台播音部门的同志们商榷。

一、打破框框 自己走路

我这里说的框框，是指自六十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后，尤其是“四人帮”甚嚣尘上的那些年月，要求播音员坐在话筒前，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把握刺向阶级敌人的投枪和匕首”，“不停休地参加战斗”的播音状态。尽管打倒“四人帮”后那种高、平、空的播音弊病大都改掉了，但过于强调播音严肃、庄重，而忽视亲切交流的倾向还是普遍存在的。

打破框子首先要打掉架子。只有打掉那种正襟危坐，高高在上，拒人于门外的播音架式，使我们的播音语调做到平易近人，亲切自如，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打破框子不能只从形式着手。打倒“四人帮”初期，播音队伍中提出了“降调”的问题，于是有些同志单纯从形式着眼，为降调而降调，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高、平、空”为“轻、柔、媚”，同样为人们所厌恶。

我们新中国的广播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在那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我们老一辈的播音员就以他们憎爱分明，一丝不苟的战斗风格得到毛主席的赞许。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台的播音队伍，继承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结合自己的播音实践，又开创了既严肃又有感情的播音风格，并为世界所公认和称道。只是后来“四人帮”破坏了一切，把我们的播音一度变成了声嘶力竭、脱离群众的叫喊。今天，我们必须尽快恢复和发扬我们人民广播的优良传统，真正理解我们人民

广播的战斗性：要对敌狠，对己和，要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无产阶级憎爱分明的感情是我们播音的生命，它决不能对人民冷漠无情，讲战斗性绝不是要你天天打仗，一味狠读狠念！

我们的播音是要让群众听的，毛主席一再教育我们：宣传要注意效果，宣传要注意对象。因此，播音员在话筒前播音，不止要用稿件的思想去思想，爱英雄人物之所爱，还必须热爱自己的听众，想听众之所想，这样他才能在播音时保持与听众的交流，才有助于克服“严肃有余，亲切不足”的呆板的说教，做到吸引听众，扩大广播宣传效果。

提倡走自己的路，是指地方台应根据自己稿件的内容，针对本地区听众的口味、爱好、接受能力而保持自己的特点。同样是新闻节目，中央台头几条新闻，常常是国内外大事，播音员注意雍容、大度，有气魄地播报，播得有分量是应该受到称赞的。而我们“天津新闻”前面的几条则往往是饮副食行业提高服务质量、环境卫生面貌变化以及大白菜、黄花鱼上市的消息，播音员再搞“大气势”的播音，就成了无的放矢，成了抛开内容追求个人气派的播音，反而适得其反，令人莫名其妙。如果说，新闻不可用小字眼儿，对于中央台可能是必要的，因为中央台面向全国播音，它要考虑为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所接受。考虑到我国有的地区语音中儿化音较少，你读儿化人家不懂。但作为一个北方地区的天津台，针对本地区人民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大字眼儿的实际情况，在我们的播音中就不应存在这样的戒律。如“书记蹲点”“责任包干”就完全可以儿化。播早点门市部增加花色品种的消息，“锅贴儿”就不能播成“锅贴”，“豆腐脑